

太阳光透过云层,投射在群山山头,光影斑斓,色彩缤纷。偶尔有牧人骑摩托车放着音响飞驰而过,反倒增添草原的静谧。

一条河与一个民族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一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本想沿雅鲁藏布江向东,到山南加查县朝拜拉姆拉错,西藏寻找历代达赖和班禅的转世灵童,都是通过观看拉姆拉错所现的异象,确定寻访方向,而善男信女们可以从湖水的倒影中,看到自己的未来。不过,去往加查的公路无法通行,我们遂改道向南,去寻访仓央嘉措的故乡错那县勒布沟。

去错那的路很不好走,一直在大山里转悠,山道险峻,峭崖很陡。好在途中经过哲古错和哲古草原,美丽的湖光山色和草原风光,扫去我们长途颠簸的疲惫。

翻过鲁古拉山口,就看到哲古错。哲古错是野驴的栖息地,是野鸭、黑颈鹤和许多不知名的鸟的天堂。天光湖影,美不胜收。哲古错像一颗绿松石,镶嵌在哲古草原上,给我们惊喜的同时,又让我们对哲古草原产生美丽期许,而大草原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。哲古草原海拔4600米,汽车像大海中一叶小舟,在草原上跳跃,硬是闯出一条路来,既新鲜,又刺激。不时有火狐狸在远处盯视我们,又不时有大鸟被汽车惊得冲天而起,野驴就在不远处低头吃草,或者是舔盐花,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,既漫不经心,又保持警惕,藏羚羊则显得很胆小,稍有风吹草动,马上扬开蹄子远遁。山脚下,成片牦牛低头吃草,远远看去,一动不动,静止一般。太阳光透过云层,投射在群山山头,光影斑斓,色彩缤纷。偶尔有牧人骑摩托车放着音响飞驰而过,反倒增添草原的静谧。

过了哲古草原,天开始酝酿云情雨意,空气中有了大雨的味道。不一会,大雨呼啸而至,山脚下雨,山头却飘雪。又翻过一座海拔5000米的高山,又穿过一群低头食草的牦牛群,拿日雍措就到了眼前。我在西藏看到的所有湖,都是安静的,水波不兴的,而拿日雍措却像个坏脾

气男孩儿,使着性子,兴风作浪,让人在湖边站不住脚。20公里外曲卓木河谷生长着千年沙棘林,蔚为壮观,高的有十几米,粗的有四五米,场面之壮阔,令人咋舌。

冒着雨,进入错那县,我们决定住下,第二天去勒布沟。

晨起,雨雾。通往勒布沟的波拉山云雾浓厚,怎么扯也扯不开,在山间缭绕、盘旋。汽车在云中行走,看什么都是朦胧的,只听到松风、瀑布的声音。几乎是在垂直下降,从海拔4500米直落到海拔2800米,当车拐过第100个U型弯后,就进入勒布沟,而这时,太阳也露出了脸,给山头些许亮意。雾往一起聚拢,形成一片片云块,雾幔之后的山情水色,一一显露出来,真不敢相信,在世界屋脊上,竟有林深草密的热带雨林。

勒布沟是门巴族重要聚居地,森林原始森林岗亭瀑布在麻玛门巴民族乡。我们顺着山涧向上,寻找瀑布。天下起细雨,山路越发湿滑。润水轰响,不绝于耳,铁干虬枝的松树上挂满松萝,像老人的胡须,各种植物相生相伴,呈现原始生命的生机与渴望。在一个被哈达与经幡包裹着的石洞口,一块牌子写明:仓央嘉措经台,这又是一个意外惊喜。这位24岁被清廷废黜并逝于押解途中的六世达赖喇嘛,也许并没有想到,后人记住并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的讲经弘法,而是不为当时见容的悱恻缠绵的情诗。“住进布达拉宫,我是雪域最大的王,流浪在拉萨街头,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”,仓央嘉措为姑娘们写的情歌,如今在拉萨街头传唱,不知道濡湿了多少姑娘的芳心。

一直以为勒布沟是仓央嘉措的故乡,但讲经台前的说明文显示,达赖六世的故乡在勒布沟向南的门隅。勒布沟是仓央嘉措14岁住进布达拉宫被册封六世达赖之前生活的地方,勒布沟的山水养育了他,播下他萌发爱情的种子。离讲经台不远的地方,有座不足10平方米的石屋,当地人叫离宫,相传是仓央嘉措居住的宫殿。从这意义上说,勒布沟是仓央嘉措的故乡倒也没错。

勒布沟东边30公里的浪坡乡东章瀑布,名气很大,那是藏人心中的圣水,过去,藏人常跨过湍急河流上的小桥,到瀑布下接圣水。2001年,河上的小桥被印军拆了。我们顺着咆哮的溪水,经过13公里的深坑路,走到小路的尽头,东章瀑布就在河的对面,我们只能远远眺望。河对面,两个穿迷彩服的大胡子吼里咕噜朝我们挥手,大概示意我们快快离开。雨越下越大,天越来越暗,我们偏偏没有离开的意思,挤在一间废弃建筑的屋檐下,与大胡子对视。虽说,东章瀑布看上去也当不得壮观一说,但现在被别人控制着,这心里有说不出的郁闷。

再望一眼东章瀑布,再望一眼山沟暮色,我们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这诗人与神仙居住的地方。这情形,仓央嘉措早就描述过:“最好不相知,如此便可不相思”。

一种多么有劲头的植物!

读舒婷北岛的时候,我才初中二年级。我被舒婷句子里的节奏击中了。也惊艳于她 在爱情里的挺拔和独立。以为那才是二人关系里的真谛。就是说,你要活成自己的王,和另一个王站在一起。假如你爱上的是一棵树,那你自己也得是一棵树才成。而不是痴缠,攀附。按照《致橡树》的意思,假如你是一种蔓生植物,如果你爱上一棵树,你是没资格的。比如凌霄爱上了橡树,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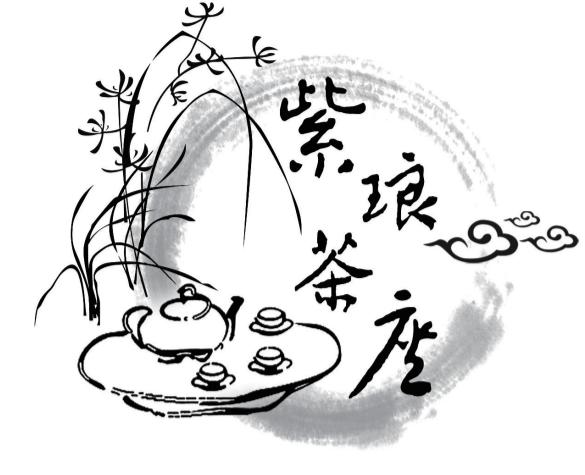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我又看了一遍舒婷的这首诗,写到凌霄的诗。它曾经在我年少的一瞬间将我击中,也是因为它里面有铿锵回环的节奏和音韵,它诗句里的音乐。当时不能明白,现在已经领悟。我开始反悔。说反悔也不完全对,不如说是审视。我审视曾经喜欢这首诗的我自己。击中我的,是它的气势。我为什么会击中?因为喜欢这首诗的时候,我自己本身,也是有一股不平之气。

所以,凌霄为什么要和一棵橡树或者是一堵墙去赌气呢?它是天生攀援的植物,与生俱来便是要靠依附才能抵达高处。顺着自然的暗示,攀着树,附着墙,开出自己的花,结出自己的果。既完成了生命的召唤,也装点了树木和墙壁。这不过是顺其自然心平气和的事。攀援也是要花大力气的,好不好?攀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选择的命运。不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南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净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畅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这是静静的人间。



人类时时感到恐慌,但了不起的是人总能从各种方面以各种形式获得自由。

“自由”的涵义

□维愚

音乐私语

爵士是摇滚的先祖。摇滚精神中最核心的“自由意志”由爵士赋予,而后的发展中在技术性上逐渐添加了其他门类音乐的色彩。

我爱摇滚,因此我也爱爵士这种出生便是为了表达自由的音乐形式。但“自由”的涵义是多样的。人们有宣泄的自由,也该有沉默的自由,于是爵士也是多样的,柔和典雅的冷爵士,激烈活泼的新奥尔良爵士,接近现代审美的swing……不同的人从不同类的音乐中找寻自己的自由。

椎名林檎的《秋ゆく細道》是一首风格鲜明的融合爵士,爵士典型的管弦乐编曲,大段的散拍加入一些古老汇音乐元素,作品比传统意义上的爵士来得更华丽而层次丰富,编曲笛路正德本就擅长融合爵士,又及编曲中由他本人演奏的钢琴部分以及歌手宫本造次的演绎,为这首歌增添了强烈的表达力和张力,唯一可惜的是,这首歌的某些段落和椎名女士自己的旧作实在相似。

椎名林檎本人本就是出类拔萃的爵士音乐家,她擅长表达此道——人的贪婪、懒惰、野兽的一面,不如野兽的一面……现代主义的喜好就是

使人尽量赤裸裸,在上帝和万物鬼神面前一丝不挂,任凭嘲讽,椎名林檎可算其中佼佼者。

但我没想到她写这首歌来送给《news zero》作主题曲。深夜新闻节目,即使比一般新闻稍显轻松些,也还是和这样热闹的音乐格格不入。

现代人分明比任何过去时代的人都要远离自然,却自比林中野兽,然而怎么能相提并论呢?实际比较下来,无知无觉的野兽的自由哪里比得上人类的呢?

人类时时感到恐慌,但了不起的是人总能从各种方面以各种形式获得自由,比如将独处时的孤独感诠释为自由,好像不大一样,又好像确有道理。

椎名林檎高超的一点在于,她在末尾将主题由“自由”上升到了对“生”的意义的探究。

“幸福或不幸,只要你认为有意义就可以了。”

“反正生命只有一次既然如此就将其利用殆尽。”

椎名林檎认为,自由就是将现实挥洒到极致。

坐在家里听一首充满躁动的爵士宽容地说可算是在拥抱自由,每周定时收看的新闻节目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。然而他人生活做成的新闻,看似与自己有关实际是少数人游戏的政治的新闻,名人的花边,鸡零狗碎,看上去接地气得很,又实际上都存在于远方,无不是“另一种生活”。

童年夏夜的人情风物,一件件,一桩桩,清晰如昨,却又遥远得像留在上辈子。

那些一去不返的夏天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回想幼年的夏日夜晚,就像一块老棉布,铺在回忆里,清凉而安谧。

外婆家和邻居家合凿了一口井,井水冬暖夏凉。打上一桶,置于檐下,双臂伸进去,淹没至肘腕,瞬间,酥麻的凉意沿着臂腕传至心里。

惬意的夏夜始于晚餐。家人用网兜装一瓶啤酒、一只自留地里现摘的西瓜,扔进井内,吊上两小时。取出,酒瓶上布满“汗珠”,细细密密。擦干,又洇出一层。一瓶啤酒,够外公外婆各一人一碗。我嘴馋,贪恋开瓶时的泡沫,凑上去唆一口,仿佛云朵从唇间飘过。瓶盖一律留着,外公会将它们挨个扣在门前泥地上,取代砖块。夏天过去,门口多出一尺见方的由啤酒瓶盖铺成的地面上,好似一个雪花牌方正。

黄昏正式到来,蚊虫开始活跃,唱歌跳舞,呜呜泱泱,死皮赖脸的德性。家人在小姨号召下纷纷用蛇皮袋套住双腿吃饭,以避蚊子骚扰。

饭后吃西瓜,咬上第一口,就像夏天里尝到第一支冰棍,门牙酸得嗞溜嗞溜。乡邻开始走动,乘凉,闲聊。这一天当中最舒坦悠然的时光。老奶奶手握蒲扇,晃到别家串门,边走边用蒲扇拍打手臂和大腿,以驱赶蚊虫。

撤去饭桌,搬出一张小长桌,铺上格子老棉布,这张桌子总是被我独享。将房间门口的电视调整方向,透过堂屋窗户,便于观看。后门口,竖着一根竹竿,顶端是天线。如果节目不清晰,小姨抱着竹竿缓缓旋转,我站在电视机前配合。

好了吗?

还没呢!

现在呢?

清楚一点啦!

现在呢?

好哉好哉!就这样!

……

只要天晴,吃过晚饭,左邻右舍陆续围拢过来。外婆让我端出一张长凳,再端出一张长凳。他们谈论谁家的女儿出嫁了,嫁了什么样的人家,谁家两口子吵嘴了,谁家的水稻种得最好,稻飞虱用何种药水驱除,哪个人身上的布料不错,穿着凉快,

有时会发出或轰然或悠长的大笑。

他们聊他们的,我躺在桌子上认出北斗七星,再凭借北斗七星勺底的那颗星星,试图找出北极星的方位。

回想起来,真是好风如水!

外婆讲,只要将“梭子星,扁担星,扁担头上七颗星”一口气说上七遍就会变聪明。我获此秘窃喜不已。大人聊天之际,便是我苦练之时。一个人不动声色且苦心孤诣地动着嘴巴。要一口气说完,真的很难,但我丝毫不气馁,一遍又一遍练习,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。直到众人陆续归去,依然沉醉于此,像猎儿很投入地耍玩自己尾巴。

乡村人家有土生土长的时令蔬果。黄瓜,丝瓜,冬瓜,豇豆,毛豆,豌豆,扁豆,茄子,番茄,马铃薯……长扁短圆,红肥绿瘦。自留地里的一叶一花,一蔬一果,可爱又美味。经常吃的是黄瓜土豆鸡蛋汤。黄瓜很粗,像挑得动粪桶的中年村妇的臂膀,削成条,汆入汤,清香可口。这股再也找寻不着的清香,离乡之后才后知后觉。

有一年五一回去,外婆领我去屋后看新种的芋艿。她看着芋艿苗,微笑着。记起有一年,外公在屋子东南的空地上种了很大一块芋艿,成熟时节,东风吹来,很有莲叶田田的气势。外婆说,要吃芋艿到时候回来取。我想还是自家种的好吃。事实上,即便是自家种的蔬菜瓜果,好像也很难吃出童年夏天的味道。

有一段时日,只有小姨和我在家。她自创土豆饭,两个人吃得津津有味。晚饭后钻进房间,小姨剖开西瓜,一勺一勺舀入碗内,再剔去籽,拌上白糖,才递给我。吃着西瓜,吹着风扇,看频道极少雪花极多的黑白电视节目,紫茉莉的芳香透过纱窗渗进来,一阵一阵……

以后的岁月,问及好些人,“你吃过土豆饭吗?”他们简单的否认让我感到惆怅,童年不再、一个人行走般的孤独。

对了,还有萤火虫。那时候,萤火虫繁多,一点儿都不稀奇。晚饭后,我催家人找来瓶子,还记得是蜂花牌洗发精的瓶子。握在手里,瓶口向上,晃一晃,萤火虫乖乖地自投罗网,简直是一个不会令人失望的游戏。睡觉时将它们圈养蚊帐内,在欣赏它们闪闪星光中进入梦乡。早上醒来,不见它们的亮光,以为逝去,令人生出淡淡忧伤。

童年夏夜的人情风物,一件件,一桩桩,清晰如昨,却又遥远得像留在上辈子。

一种多么有劲头的植物!

读舒婷北岛的时候,我才初中二年级。我被舒婷句子里的节奏击中了。也惊艳于她 在爱情里的挺拔和独立。以为那才是二人关系里的真谛。就是说,你要活成自己的王,和另一个王站在一起。假如你爱上的是一棵树,那你自己也得是一棵树才成。而不是痴缠,攀附。按照《致橡树》的意思,假如你是一种蔓生植物,如果你爱上一棵树,你是没资格的。比如凌霄爱上了橡树,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今天我又看了一遍舒婷的这首诗,写到凌霄的诗。它曾经在我年少的一瞬间将我击中,也是因为它里面有铿锵回环的节奏和音韵,它诗句里的音乐。当时不能明白,现在已经领悟。我开始反悔。说反悔也不完全对,不如说是审视。我审视曾经喜欢这首诗的我自己。击中我的,是它的气势。我为什么会击中?因为喜欢这首诗的时候,我自己本身,也是有一股不平之气。

所以,凌霄为什么要和一棵橡树或者是一堵墙去赌气呢?它是天生攀援的植物,与生俱来便是要靠依附才能抵达高处。顺着自然的暗示,攀着树,附着墙,开出自己的花,结出自己的果。既完成了生命的召唤,也装点了树木和墙壁。这不过是顺其自然心平气和的事。攀援也是要花大力气的,好不好?攀

援的力气,并不比长成一棵树少。努力攀援,是一株凌霄无法选择的命运。不选择,才是勇者的最高境界。

我已于今天傍晚回到老家。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坐在河边的院落里。院子里的东南角,曾经我对它不屑一顾的凌霄,正在使劲吹奏五月的初夏。夜晚的西洋铜管乐和中国古典丝弦乐有交响。因为凌霄的加入,变奏出些微的异样。凌霄橙色的音调高于围墙,回旋在院墙上,半米的地方。沉在低部的,大地的声音,缓缓的河流一般,静静流淌。此起彼伏,调性不一。月亮还没来。今天恐怕等不来了。暗夜有暗夜的妙处。暗夜有不同层次的黑暗。这不同层次的黑暗,就是不同层次的光亮。

这是长江中下游苏中平原。风从平原上经过。我的生活又清,又轻,又软。枸杞的盆景在两弯半的枝条上,生它的叶子。佩兰在生它的根。高处有星光。低处有虫吟。远处,有狗吠。蛙鸣还没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候,一两声,不密集。宠物羊在更东南的老屋里,做梦。那里悬着一盏太阳能的灯,发出昏暗的光。照着水田,老井,枇杷树。水稻才栽下去,开秧水发着软软的光亮。六根清净方成稻。风里传来不知谁家婴儿的啼哭,格外亮畅。我们的凌霄,正在怒放。这是静静的人间。